

不改初心終不悔（上）

· 李宏達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桃園大興高中飛機修護科李宏達老師，指導學生參加教育部主辦的多項全國工科技能競賽屢獲佳績，這位來自新竹市貿易八村的眷村子弟，先後獲得桃園縣優良教師獎、教育部杏壇芬芳獎、教育部技職教育優秀教師獎和杏壇最高榮譽師鐸獎，他為這個小眷村寫下精彩的紀錄，如今眷村已夷為平地，可以說紀錄是空前，也是絕後。

從軍

我從小在新竹市光復路貿易八村成長，父親是陸軍部隊的工兵，民國



軍職退伍的李宏達士官長，在人生的下半場發光發熱，獲得杏壇最高榮譽師鐸獎，接受蔡總統頒獎。

五十八年退伍時，拿了五萬元退伍金買了一臺挖土機到花蓮做工，當年我六歲，常在清晨五點看到父親離家趕搭早班火車前往東部，風雨無阻，父親在砂石場做工養活一家人，看著父親離家的背影，很心疼。

我是家中長子，下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，一家八口窩在不及八坪大的眷舍裡，當年軍人待遇微薄，我想減輕家庭負擔，希望把就讀普通高中的機會留給弟弟妹妹，國中畢業前夕，向老師表達想進陸軍第一士校意願，父親希望我能讀高中甚至大學，但是我立志從軍，父親剛離開家，我就把家長同意書用掛號信寄到工地，還寫了封文情並茂的信，父親見我意志堅決，回信說加入空軍機校可以學得一門技術，交代我進了軍校就要認真學習，好好報效國家，民國六十八年入伍時，還不滿十六歲。

我個性內向，第一次離開家很不習慣，想家。每個夜裡，不知抹了多少淚，入伍訓練很辛苦，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操場都還是煤炭渣，很多人吃不了苦，入伍訓不久就離開，我們四

個來自新竹的同學結伴，一位同學因吃不了苦離開，剩下林國書、張良維和我彼此鼓勵打氣，經過種種的魔鬼訓練，三人順利結訓，成了空軍機校九十二期生，我選擇機械科噴射機修護組。

修護助理士

就讀機校時沒有寒暑假，兩年後分發，十八個同學分發新竹基地，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十八人各自背了內有軍服等裝備袋，走出新竹火車站欲前往新竹基地報到，包括我在內竟然沒有人知道新竹基地怎麼走，有同學依照報到通知單上的電話與基地聯絡，基地竟然派了輛軍大卡來車站接大家，當時我們還是尚未完成報到的見習生，讓大家很受寵若驚，從此開始飛機修護的見習生涯。

十八人安排住在二〇二寢室，那是十一大隊三個中隊所有技勤人員集中住宿的地方，當時「忠勇演習」事件發生不久，有學長警告我們哪些床鋪不可隨便坐，說那是大學長的睡鋪，交代對大學長要尊敬，當時年紀小，都聽進耳裡，對殉職的大學長是很敬畏的。

飛機修護助理士除了上課學習MTD、OTI，下課後多半提著工具箱跟著學長到處打雜，張春生科長要求

嚴格，要助理士輪流到每一個中隊實習一個月，多看多學習，直到半年後九月畢業授階中士，才讓我們在線上工作，我成了四十二中隊中士助理士，負責維護F100。

F100畢竟老舊，狀況百出。大學長帶著我們埋頭幹活兒，經常加班，常工作到半夜甚至清晨，有同學不習慣，我因為從小在眷村長大，甘之如飴，再說部隊裡管住還能吃飽飯，很知足。

驚險瞬間

我跟著八十七期周思唐學長維護編號「210」和「130」，工作之餘就在機堡上看飛機起落，很佩服飛行教官能把肥壯壯的F-100飛上天際，F100飛行教官都有兩把刷子，一天早場，六點二十分，大家在一號機堡滑行道頭四十二隊機務室門口早點名，準備交接，替換早班工作人員回去休息。

跑道頭停了六、七架飛機，早場飛機已經起飛許久，抬頭見編號「130」和「214」兩架「公百」返場落地，先是看到兩機衝場，後從三邊、四邊進來，這時發現兩機距離非常近，正納悶何以編隊編的這麼近，五邊時忽見僚機撞到長機直尾翅，直尾翅應聲斷掉一大塊，長機被撞後機身劇

烈晃動，大家還來不及驚叫，只見長機朝我們這裡俯衝，大家見狀趕緊四處奔逃。

我邊跑邊回頭看，看見長機幾乎要撞到一號機堡上方土堆，就在飛機幾乎要碰觸地面時，見長機加了油門，很吃力的拉升，尾巴露出一陣又濃又密的黑煙。

後來知道長機是吳明鏡隊長。落地後，大隊主任方正開小車匆忙趕來，發現「130」直尾翅被「214」的空速管削掉四分之一，直尾翅上方F100蒙皮掉下來一大片，想到剛才僚機機頭壓在長機直尾翅上，長機晃動的很厲害，大家都很擔心飛機會不會掉下來，那場面看起來很嚇人，好在兩架飛機重飛後平安落地，有驚無險。

事後我們檢視編號「130」，發現直尾翅從左側削到右側，留下大片傷痕，當時親眼目睹飛機幾乎就要撞到機堡土堆上了，最後緊急拉升，吳隊長的飛行技術真的不是一般，很令人佩服。

隊長心地善良，也很大器，不見他責備僚機，事後送飲料請我們喝，說我們機務室人員很辛苦，還笑咪咪的跟機工長聊天，慶幸自己活著。

地安事件

飛機維護線上，凡事都得謹慎，

大意不得。一回，終昏下警戒回到寢室不久，有一位班員衝進來說：「九十期楊學長被飛機壓到，飛機主輪從他的腹部輾壓過去，班長發現欲抱起楊學長將他送醫，見學長整個人打了對折」。

後來聽說學長是在拖「234」時發生意外，平時拖飛機限制時速五哩，不得超過八公里，比步行速度稍快，F100座艙罩是電動，依規定拖行時座艙罩需蓋上，僅留下登機梯掛耳縫隙，我們都按照規定拖行，偶有人希望早點下班，會拖得稍快，或是在



拖飛機限制時速為五哩，在飛機停妥前，禁止擅自從座艙照爬出；照片取自傅鏡平所著《F100超級軍刀機》。

飛機尚未停妥前便打開座艙罩，擅自爬出，一不小心就易跌下，後面就是主輪，跌在地上毫無閃躲機會，楊學長被飛機輾壓整個人打了對折，到院前便沒了氣息，事後調查學長確是在飛機尚未停妥前便打開座艙罩，擅自爬出，結果不慎摔下，被主輪輾壓。

第二天凌晨二時上警戒，經過十號機堡旁看到地上一灘血，現場還留下一隻學長掉下來的黑豹球鞋，楊學長很照顧我們學弟，驟失一位好學長，大家都很難過。

另一次是民國七十五年在CCK換裝么洞四時，親眼目睹一架飛機座椅彈射的不幸事件，當天是星期四，莒光課結束後，編號「174」停在大坪；飛行前，教官率機工長做三百六十度檢查，氣源車、電源車正在加溫，雙座有一個前後自動十字連桿組，助理士拆除安全銷時，不慎觸動馬丁貝克座椅的連桿，一聲巨響，彈射座椅火箭自動衝出，散落一地的附件，我們立刻趕去搶救，但見助理士彈出摔在停機坪，當場殉職。

么洞四馬丁貝克座椅，單座有九根安全銷，雙座有十根，因為座椅各炸藥包彼此連動，一旦其中一個擊發，氣體互相連動會造成座椅彈射。學長一再提醒我們維護時定要非常小心

謹慎，這位助理士工作中因不慎觸動馬丁貝克座椅的連桿，造成嚴重地安事件，事後學長再三叮嚀我們飛機維護時千萬不能大意。

戰技競賽

民國七十二年九月，大隊換裝F-104，我是中隊種子教官，跟著大修護官曾震台、總班長柯新和、陳鵬飛、林德盛前往臺中CCK，換裝所要學的項目多，且工作時間長，前起落架減震支柱加液壓油、打氮氣、主起落架減震支柱液體彈簧加油放氣、換主起落架的液體彈簧，F-104主起落架減震方式和一般軍用、民用機減震方式不盡相同，F-104用的是極為昂貴的辛力克油，是一種少有可壓縮較為大的液體（矽酸油），之前維護F-100雙座機使用的是負一百八十三度的液態氧，飛行員將之熱轉換成氣態氧，單座機是不需熱轉換的氣氧，F-104是負一百八十三度的液態氧，要學如何更換組裝液態氧氣的變換器，這都是我們機務室負責的工作。

此外還要試車，許多修護作業完成後都需要試車，換煞車盤後要試車，換油箱要試車，換油箱幫浦前先抽油，把幫浦拆下來，膠圈放上去，檢查是否會漏油，會不會加壓，學長要求嚴格，要背很多包括發動機儀表所

有的數據，我們跟著CCK教官學習換液壓系統儲壓器、壓力表，試車時觀察更換後會否漏氣。

試飛教官常在落地後，不熄火交給我們試空油與油量表指數比對是否正確，試車時，轉速只能推到百分之八十推力，超過百分之八十易生危險，所以要上椿，將起落架與捕捉鉤綁上鋼繩，還要在主輪胎前方放置鐵輪檔，否則飛機容易衝出去，通常得是機工長才能開車試車，所以能夠取得試車資格很榮耀，我很喜歡這個工作，能學到很多的專業知識和技術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李宏達工作盡職認真，民國八十年積滿三大功，獲國防部長陳履安頒發獎狀。